

张 枣
——
著

颜 炼 军
——
编 选

张 枣 随 笔 集

非 外 借

中国出版集团
东方出版中心

张 枣

随笔集

中国出版集团
东方出版中心

张 枣 —— 著

颜炼军 —— 编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枣随笔集/张枣著;颜炼军编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 2018.7

ISBN 978-7-5473-1292-6

I.①张… II.①张… ②颜… III.①随笔-作品集
-中国-当代 IV.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04956 号

张枣随笔集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 (021)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40mm 1/32

字 数: 235 千字

印 张: 9.75

版 次: 201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73-1292-6

定 价: 4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序跋

- 销魂 / 3
“世界是一种力量,而不仅仅是存在” / 7
自己的官方 / 11
庆典 / 14

论文

- 论中国新诗中现代主义的发展与延续 / 19
诗人与母语 / 46
文学研究会与“五四”文学传统——与王晓明商榷 / 51
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——中国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和
 作者姿态 / 64

讲稿

- 艾略特的一首短诗: *Morning at the Window* / 87
《普洛弗洛克情歌》讲稿 / 99
关于《长干行》及其庞德英译本 / 129
谈谈叶芝短诗: *When You Are Old* / 135

关于当代新诗的一段回顾	/ 138
文学史……现代性……秋夜	/ 144
秋夜的忧郁	/ 149
《野草》讲义	/ 155

片语

一则诗观	/ 193
《今天》编后记	/ 194
散文诗二章	/ 195
Anne-Kao 诗歌奖受奖辞	/ 197
略谈“诗关别材”	/ 199
温洁与每个人的拜伦	/ 203
评旺忘望的诗	/ 205
枯坐	/ 206

访谈

俄国诗人 G.Ajgi 采访录	/ 215
黄灿然访谈张枣	/ 221
环保的同情,诗歌的赞美	/ 232
诗歌与翻译: 共同致力汉语探索——欧阳江河、赵振江、 张枣对话录	/ 240
“甜”——与诗人张枣一席谈	/ 246

译文

论诗人	/ 271
-----	-------

论诗人 / 274

附录

风的玫瑰——致张枣 / 281

张枣生平与创作 / 292

《张枣随笔选》编后记 / 303

《张枣随笔集》编后记 / 306

序跋

张枣随笔集

销魂

柏桦一直是我佩服的诗人。说真的，他是我八十年代所遇到的最有诗歌天赋的人。他的机敏细致，他的善谈，他那一触即发的诗心，以及将迷离的诗意弹射进日常现实深处的本领，使每一个与他有较近接触的艺人都获得了多益而久远的启示。我一直是受益者，所叹的是，我所能回赠的恐怕是少得可怜。这种慨叹后来一直掺杂着自责：九十年代始，我们每个人都坠进各自的深渊里，忙于自救，终于，“是什么东西让人受不了”（柏桦《自由》），他搁笔了。凭我们亲密的友情，万里之外的我当时能去阻止他，并试着逆转他吗？我为什么没去做，甚至没有察觉到他搁笔的决心呢？这种自责时常又被一个反问解释：生活如此广阔，人为何一定只有写诗呢？

但写诗的日子是销魂的，无以替代的。一九八三年秋天一个雨后的下午，在重庆歌乐山下，在我的那一小间研究生宿舍里，我和柏桦第一次结识。我内心多少次庆幸这次相遇啊。正是因为它，我猛然获得了一面无形的镜子，窥到了自身潜能，唤醒了亡命于诗歌的勇气。那之前，从一九七八年上大学以来，我独立写了五年诗，却总是落落寡合。我试图从汉语古典精神中衍生现代日常生活的唯美启示的诗歌方法，但在我家乡湖南，那弥漫着浓郁的楚文化日常微妙的地方，却完全得不到同代人的半点回应。先锋诗这些年不知为何一直与那片土地绝缘，虽然我的同学中涌现了一

批如何立伟、韩少功、残雪、徐小鹤似的散文叙述艺术的革新者。当代汉语诗歌为何重点选择了四川、南京等地来显灵，这是一个大谜。

柏桦的《左边》正是给我们讲解这个谜。从他特殊的讲述角度，我们首先可以体悟到，所谓“后朦胧诗”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以纯美学变革为内涵的运动，它的始作俑者是“文革”后第一、二批（七七届，七八届）招收的老大学生，继之是后来六十年代初出生的年轻一些的应届生。虽然八十年代初这些诗人的历史记忆、用词措语、交流结社等方式也有着强烈的时代烙印，但在写作中却基本上没有选择正面的对应，而是沉湎于发明一种新颓废，来点染写作冲动和青春的苦闷。加之当时在社会角色上，他们有天之骄子的骄傲感，校园里又有对专业态度的鼓励，因而诗意的卓越，而不是对文本的一呼百应的社会效应之企盼，便成了首要的选择，成了新类型反叛者成功的标志。

柏桦是广州外语学院英文系七七届的学生，是“后朦胧诗”最早的创造者之一。实际上，我一直认为，如果说北岛是早期“朦胧诗”的主要代表的话，那么柏桦无疑是八十年代“后朦胧诗”最杰出的诗人；如果北岛给了晚几年出道的柏桦不可磨灭影响的话，那么柏桦对八十年代的南方地下诗界的影响亦是深入而广泛的。一北一南，一前一后，他们作为角色确实有某种对称。我们若拈出北岛的《回答》（1978年）作为其早期代表作，以此来比较柏桦的前期力作《表达》（1981年），我们又能看出两者作为不同的诗学宣言的一种对称：虽然两者都是关涉言说的，但一个是外向的，另一个却内倾；北岛更关心言说对社会的感召力并坚信言说的正确性，柏桦想要的是言说对个人内心的抚慰作用和质疑表达的可能。柏桦在本书中处处流露出对早期北岛的倾慕之情，但他却顺利地转化了影响，一开始就在写不一样的诗。看来，明智的作家接受影响时就在

学会回避某些东西,或者说,最好的接受某种影响的方式就是不去接受这种影响。柏桦典型地代表了“后朦胧诗”诗人的这种明智的策略,而诗意的提高就是不断地去积累这方面的经验。

柏桦在书中很是慷慨地抖露他写作的一些秘密,一些重要而奇特的诗篇诞生的始末。这些细节贯穿全书,是十分引人入胜的。我记得十六年前,在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六年那段似水韶光里,我们俩最心爱的话题就是谈论诗意的机密。当时,他住重庆市郊北碚区,我住市区里沙坪坝区歌乐山下的烈士墓(从前的渣滓洞),彼此相隔有二三十公里,山城交通极为不便,为见一次面路上得受尽折磨,加上他被一个极制度化的女人管制,不能动辄就出门疯癫,我呢功课也忙,有时个把月才能见上一面,因而每见一次面都弥足珍贵,好比过节。我们确实也称我们的见面为“谈话节”。我相信我们每次都要说好几吨话,随风飘忽;我记得我们每次见面都不敢超过三天,否则会因交谈而休克、发疯或行凶。我们常常疲惫得坠入半昏迷状态,停留在路边的石头上或树边,眼睛无力地闭着,口里那台词语织布机仍奔腾不息。我那时真能想象梵高为什么会割下一只耳朵来,那很容易。在那种情境中,若谁向我们要大拇指,我们就可以给谁,这样可以少一点小累赘。我劝告任何人跟一位真正的诗人聚会都不应该超过三天,事实上,好朋友相聚就是不该超过三天,否则会出事。

那絮叨不绝的话题只有一个:诗。诗如针眼,肉身穿过去之后,别有洞天,这个世界都是诗,一草一木,一动一响,人与事,茶杯,耳机,二胡,老太婆突然像少女似的奔跑,童年,灯芯绒上衣,体育老师的寂寞,一个胖官僚白胖胖却小如花生米的阳具,会哭的门,古代的吊桥,女邮差与月经的某一天,艾略特的荒原与阳痿,灯泡里电的疼,大师的相通(比如邓小平天生能看懂毕加索),古今不薄,东西双修。一切一切都是诗。没有这种境界的人,终究不可为

诗。十年后，柏桦在一九九三年歇笔前最后那首叫《选择》的诗里，他骄傲地唱道：

他要去肯尼亚，他要去墨西哥
他要去江苏国际公司

年轻时我们在规则中大声尖叫
今天，我们在规则中学习呼吸

啊，多难啊，请别吵了！
让我从头开始练习

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
这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

肯尼亚，墨西哥，江苏国际公司
这就是诗，请选吧，这全是诗

我们在规则里不知疲倦地练啊练，销魂在练习中。时光流逝，全不察觉，竟接近了回忆的年龄。我们曾好像是在竞赛着什么，凭虚指点，彼此能指哪到哪，不甘落步，经一番心灵的遨游，最终又能落实和复原到生命实在的事理中。落实和复原到事理，我坚信诗的最终意义；而给人一种貌似脱离事理的虚无的翱翔之激荡，乃诗意也。柏桦谦卑地既叫我们飞，又叫我们活在事理中，而诗的事理就是生活的事理。柏桦，你必须再写下去。

“世界是一种力量,而不仅仅是存在”^①

华莱士·史蒂文斯(Wallace Stevens, 1879—1955),一八七九年十月二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雷丁市。大学时就读于哈佛,后在纽约法学院攻读法律。一九〇三年毕业后,先在纽约干了十几年律师工作,一九一六年进入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意外事故保险公司,一九三四年出任公司副总裁,一直干到退休。在这个公司的高职位上,他的兢兢业业,他的条理分明,他丰富的内心和隐忍的语言分寸感,不仅使他能够轻松打理公司必要的日常事务,也使他在诗歌这个超级虚构的美丽事业有所成就。他使我们相信,诗歌就是一种因地制宜,是对深陷于现实中的个人内心的安慰。

史蒂文斯大学时代已开始写作,二十四岁时,他的四首作品得以在美国著名的文学杂志《诗歌》上发表,并获该杂志的战时诗歌特辑奖。这些使得他的同事和客户对他稍稍有点另眼相看,也多了一份对他的尊敬。但在文学专业圈里,基本没有人关注他,更没有人想到,一个未来的诗学大师,一个企盼承传美国诗歌传统,在新时代重新发明所谓“美国崇高”的双面人,正在悄悄地坚韧地工作着。

^① 此文是张枣为史蒂文斯诗文中译本《最高虚构笔记》(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9年)所写的序言。此书为张枣和陈东飏合译。

一九二三年，四十三岁的他出版了他第一本诗集《簧风琴》(*Harmonium*)，十几年后才出版他第二本诗集《秩序的观念》(*Ideas of Order*, 1936)和组诗《弹蓝色吉他的人》(*The Man with the Blue Gitar*, 1937)。一九五〇年出版《秋天的极光》(*Auroras of Autumn*)。一九五五年，他七十六岁，因癌症屡次接受住院治疗，嗅到死之临近，才不情愿地出版他的全集。可见他是一个大器晚成的诗人，一个耐心的循序渐进的大师，一个羞于诗歌的外在名望而只沉溺于“语言之乐”奇异的享乐主义者，一个精致的浪费者。

在早一些的诗里，史蒂文斯似乎爱用两种颇有差别的语式说话，一种偏向讥讽，甚至在不少人的感受中，是恶意。这类语式的诗一般显得怪异，奇想迭起，用词忽儿粗俚，忽儿艳俗，一种雅皮士的姿态讥讽自身的出格和与世界的格格不入，因而在元诗层面上也就故意摆出反诗的派头，来渲染对温雅守旧的写作的不满。另一种语式是抒情而崇高的，同时洋溢着康德式的明朗圆润的理性，散发出西方古老的诗哲同源的明晰观念，这类作品有《黑的统治》《雪人》《坛子轶事》《看一只黑鸟的十三种方式》《胡恩宫殿里的茶话》《我叔叔的单片眼镜》《星期天早晨》《彼得·昆斯弹琴》《十点钟的幻灭》等等，它们一般更受学院批评家如布鲁姆(H. Bloom)、文德乐(H. Vendler)、米勒(J. H. Miller)、克尔莫得(F. Kermode)等人的关注，也成了他们用以演绎自己诗学理论的经典原本；在世界文学范围内，这类作品似乎也流传更广，一般也被读作是与史蒂文斯晚期创作，或者说典型的史蒂文斯，共生同构的一部分。

史蒂文斯坚称想象力是对诸神隐遁后之空白的唯一弥补，是人类遭遇世界时的唯一可能的安慰，“上帝即想象力”(《徐缓篇》)。当想象力作用于现实(reality)，现实便从其单纯的事实显象中脱颖而出，一跃成为“猛虎，可以杀人”，成为“狮子，从天空跑下来饮

水”,成为鲜活的动力,成为我们的紫气缭绕的气候:

莫以为我在紫气缭绕中穿越
所谓极至的孤单并降落西天,
我就会少了一点我自己。

我胡须上亮闪闪的膏药,
不绝于耳的颂歌,大海在我内部的
潮涨潮落,这些不算什么吗?

我的心境下着金色的香油之雨,
我的耳里回旋着颂歌的听觉,
我自己就是汪洋大海的罗盘。

我自己就是那个我漫游的世界,
我的所见所闻皆源于我自身;
那儿,我感到我更真实也更陌生。

(《胡恩宫殿里的茶话》)

可见,想象力作为主体,穿透万物,占据现实,成为“汪洋大海的罗盘”和世界的慧心(mind),使生命趣味盎然,同时也拓展了主体的真实,给主体带来获得真实的陌生的惊异感。同样,《基围斯特的秩序观世界》一诗里,那个用歌声缔造大海和世界的女歌者,也庆典似地宣告“世界从来就是她唱出的世界,对她而言,绝非它物”。如此世界,因为吐纳着“更恰切的微妙,更清晰的声响”,才秩序井然,因为有着“香门之词,隐约被星空烘托”,才令人迷醉,也才

值得栖居：

罗曼·费定南兹，可否告诉我
这是为何：当歌声结束，我们
回城，那些荧灯，那些
停泊的渔舟的灯火，面对
空中跌落的夜色，竟然
把握了夜，分配了夜？竟然
摆布出火树银花，安排，
加深，甚至迷醉了夜。

读者应该留意的是，史蒂文斯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坚持了浪漫主义以来想象力的崇高，而且还在于他坚信现实世界之事实性和事理性的崇高。“世界的迷人之处正是世界本事”（《徐缓篇》），而世界本身就是最终的价值和诗歌（想象力）最高的理由。尽管现实能够升腾跃进成“秩序的激昂”，但诗歌却不是现实的对立物，而是它的内蕴物。也就是说，史蒂文斯对想象力的一切赞颂，都可以毫厘不差地被换置到现实本身。因而，现实就是想象，世界不自外于诗歌，词就是物，写作就是生存，而生存，这个“堆满意象的垃圾场”，才是诗歌这个“超级虚构”的唯一策源地。史蒂文斯一生追溯的诗意，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；长篇组诗《超级虚构笔记》和《弹蓝色吉他的人》，连同他的经典短诗和诗学文论，无与伦比地聚焦和演绎了这个迷人的核心主题。其一贯性和不屈不挠的表达意志，让人惊叹。诗人心智之丰满隐密，处理手法之机敏玄妙，造境之美丽，令人艳羨和折服。

自己的官方^①

中国百年新文学的成绩，恐怕跟作家们自己动手办杂志有关。细细想来，许多文学风波，新人的高调登场，流派的异军突起，都离不开这块自己的园地。的确，周作人是有洞见的，《自己的园地》首先强调的是个体的独立、发声的自由。香花毒草，怎么都行，后果自己负好了，大不了就是别人不睬你，自己出不了名。因而，有人播撒闲适，有人玩弄幽默，有人细说启蒙，有人呼啸革命，也有人沉迷于忧郁与私密……这种多声部的热闹，难免携带了浅薄的后遗症，而基于个体的丰富性，也是我们的好传统。

在八十年代的校园，自办杂志的情形可谓风起云涌。那时，“文革”刚结束，文化领域一片荒凉。大多数“老”作家，历经极左的折腾和恫吓，多已失语或只会呓语。所谓伤痕文学，抱怨的是别人，修饰的是自己，是没有多大价值的，当然也满足不了当年大学里的“才子们”的要求。今天有头有脸的作家，大都出自那时的高校，大都是编学生刊物的能人。那时自办杂志，带有点“不屑”的味道，也就是，不屑看那些弱智无趣的东西。既然好的文字读不到，就只好自己写；既然发表要经过层层编辑们的鼠目寸光，就还不如自己编印。那时候是油印，甚至刻印，是躬腰费

① 本文是张枣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学生的文学刊物《水草》写的卷首语。